

入夏啖杨梅

□宫风华

初夏季节,故园天色靛青诱人,天地如一轴水墨氤氲的倪瓒山水。乡下小院时光缓慢,屋后杨梅树枝斜倚墙头,似古画,留白写意,自生风雅。

杨梅溜圆,形如枇杷,通体长满纤细小刺。日渐成熟后,细刺变得柔软绵滑。枝干虬曲,树姿孤高峻挺,一颗颗或紫或红、晶莹透亮的杨梅,映射阳光,凝翠流碧,玲珑诱人,赏心悦目。

杨梅肉丰质糯,酸甜可口,汁多味甜,果核细小,入口清香。淋几场透雨,新鲜成熟的杨梅红里透黑,远望去总是让人浮想联翩,惹人垂涎。轻风吹拂,酸甜青涩的香味扑面而来。满目的杨梅果,在青色天幕下呈现透明质感,构成一幅浑然天成的水墨画。

驻足凝望,禁不住摘一颗杨梅入口,轻轻一嚼,齿颊间顷刻弥漫一股甜汁。

酸涩清甜的滋味堪称一绝,满嘴的软甜、绵润、滑滋在舌蕾上绽开,爆浆的果汁让味蕾陷入鲜美的沼泽中。

此时,燥热闷湿,南方人易犯风湿、脚气病症。《本草纲目》载,“杨梅可止渴、和五脏、能涤肠胃、除烦愤恶气。”雨后初霁,暮色清凉而欢悦,庭院中置桑木桌,杨梅叠放青花盘里,圆润青碧,村姑一样,内敛且忧伤。取一捧色泽光鲜的杨梅,做成酸甜爽口的冰镇杨梅汤,生津止渴又健脾开胃。

初夏清闲,备一些乌梅、冰糖,放在砂锅里文火慢熬,直到乌梅肉彻底熬尽,化入粘稠的汁水中。将所熬汤汁滤去渣滓,兑入适量凉开水,然后密封,置于冰箱冷藏。数日后,喝上一碗,酸而不涩,甜而不媚,流溢百年的气质和风情,亲切和婉,仪态万方。杨梅吃在嘴

里,甜如蜜糖,缱绻温馨。乡野生活,雅致而有禅意。

杨梅除了鲜吃、冰镇,还可腌制成酸甜可口的杨梅干。母亲喜欢把杨梅洗净放在竹匾里,曝晒数日。再配以白糖,蒸透晾干,便制成杨梅干。母亲做的杨梅干味道甜美,有一种醉心的滋味,有色彩、光亮和无尽的乡愁。喝上几口杨梅酒,令人气舒神爽。喝杨梅酒,嚼塘鳢鱼,嚼青蚕豆,嚼青螺蛳,最是暖心熨帖,顿觉天地宁静,不由忘却喧嚣尘事。梅酒入胃,甜润的果肉顷刻化作醅醑汁水,满口酸甜,沁入肺腑,心旷神怡。

“远望山边点点红,五月杨梅正当时。”啖一口故乡的冰镇酸梅汤,尝一口青梅佳酿,一如东坡眼中雪沫乳花、蓼茸蒿笋,都是清欢。而我更喜欢故乡的酸梅汤,吟诵着“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乡愁缭绕中,尘世渐远,岁月绵软而悠长,心中弥漫着田园生活的清苍疏旷和恬淡悠然。

立夏醉鹃啼

□杜华

我爱听鸟鸣音乐,每每听过《百鸟朝凤》《空山鸟语》《荫中鸟》等经典民乐后,心神都有如仙韵所沐,妙不可言。

大自然的鸟鸣声中,我尤喜杜鹃啼鸣。它的声音虽不那么清脆,但催化力特强,能使人们的精神振奋,使庄稼拔节生长。

黔西北高原上的杜鹃,大多是四声杜鹃,又名子规,头顶和后颈暗灰色,头侧浅灰,两翅深褐色,下体自下胸以后均白,杂以黑色横斑。杜鹃是森林中的益鸟,也是候鸟,叫声格外洪亮,总是朝着北方鸣叫,农历四五月份叫声更甚,故又名杜鹃啼归。它常隐栖于树林间,平时不易见到。

每年进入立夏,杜鹃从远方归来,山川为它著上新绿的盛装,禾苗为它展开细嫩的叶片,人们为它修整好犁耙。此时的杜鹃择好利于

声音传播的山头,不负望帝的托付,向四面不分昼夜地放声大啼起来,其声好似“布谷,布谷”、“快快割谷,快快割谷”。侧过耳再仔细听,又好似在叫“阿公阿婆,割麦插禾”。“枝头杜宇啼成血,陌上杨柳吹成雪”,听到这叫声,村民们赶紧下田进地,披蓑戴笠,争季夺节地忙于农耕。它担心村民们干活不认真,他们夫妻间一对一的应和啼叫,催促一声大过一声,深深饱含深情,像冲锋号激越豪壮,又似啦啦队鼓舞人心。直至嘴角啼破流血,声嘶力竭时,一种悲壮的氛围更趋使人们不辞劳苦的向前进取,奋发图强。为了时刻提醒人们“割麦插禾”,它们甚至来不及孵卵,将卵产在画眉巢中,请而代之。

“绿满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立夏之时,我流连于山原的层层绿意,更陶醉于如烟的子规声声。

联题沙溪公园

□姜义华

(一)

人皆爱此,我至欲诗,稍作思量,风吹绾一河春水;
君可喜兹,云来同赋,不妨垂钓,露湿透薄暮晚峰。

(二)

墨客临之,大道博闻皆自取;
仙人醉矣,玄辞锦字更陶然。

(三)

相留鱼鸟休忘昨,有约林峦自咏诗。
但知幽境风成酒,端是綦江翠蕴香。

蔡风

花开正艳

□陈宸



终生劳动的母亲

□张绍琴

“活着就要动,动才能活着。一个人活着不动就成了废人,动物活着不动就是废物。”这是母亲教育我们的口头禅。母亲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年轻时,父亲外出打工,母亲除了料理家务,还要干一家六口人的农活儿。她像一个旋转的陀螺,不知珍惜地高举着鞭子抽打着自己,日未出而作,日落仍未息。白天脸朝黄土背朝天,夜晚收拾完灶台上的活儿,便在昏暗的灯光下给我们缝缝补补。

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母亲用劳动换来四个孩子干净整洁,并算得上体面的穿着,避免了我们因家贫而遭受到别的小伙伴的歧视。在那个偏僻的小山村,母亲还用无数的汗水换来我家第一台黑白组装电视机,每到天黑,便引来

生产队相邻的大人小孩到我家看电视,那是儿时我记忆最深、最开心的一段时光。母亲还用晶莹的汗珠和钻石一样的信念,供我们上学。四个子女通过学习走出村子走上工作岗位,是母亲为她的劳动感到最自豪的事。

母亲年老后,跟着子女入城居住。大家一致认为年过六旬的母亲劳累了一辈子,应该从土地上退休,享一享儿女的福了。

然而常将“劳动”二字挂在口中,更系在心上的母亲根本闲不下。入城不久,母亲便在城郊某处的山上觅得一块地,继续她的耕种生涯。

亲戚劝她,现在不愁吃不愁穿了,哪儿用得着到土地上“刨食”?每天和一帮老太太跳跳坝坝舞,学着玩纸牌,打发时间,享享清福。我们也劝她,七十

多岁的人了,一个人在山坡上摔倒或有什么意外怎么办?老爸劝她,过好一日三餐,锻炼身体,不要成为儿女的负担就行了。你做那点菜能值多少钱?

母亲不听,“我的身体我知道,干得动就要干,干不动自然就停下来了。”她每天生活极为规律。吃过早饭,太阳还未露脸就上山,像老家居住时一样,趁凉快,翻土,种瓜点豆,除虫去草,到吃午饭时才回家。下午若是阴天,继续上山。若是雨天或烈日,则在家干一点别的杂事。我纳闷了:“一块土地,哪儿有那么多的活儿,一年四季都干不完?”母亲笑着说:“不干就没有活儿。只要勤快,熟了豌豆蚕豆栽莴笋,莴笋收了育玉米,玉米掰了种萝卜,没听说过农民有忙完的时候。”

蔬果,如幅幅水墨小品,隐逸着一份轻盈和厚重,顿生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梅子酿酒,十里清欢。杨梅浸于米酒,兑少量红糖,堪称消暑佳酿。抿上几口杨梅酒,令人气舒神爽。喝杨梅酒,嚼塘鳢鱼,嚼青蚕豆,嚼青螺蛳,最是暖心熨帖,顿觉天地宁静,不由忘却喧嚣尘事。梅酒入胃,甜润的果肉顷刻化作醅醑汁水,满口酸甜,沁入肺腑,心旷神怡。

“远望山边点点红,五月杨梅正当时。”啖一口故乡的冰镇酸梅汤,尝一口青梅佳酿,一如东坡眼中雪沫乳花、蓼茸蒿笋,都是清欢。而我更喜欢故乡的酸梅汤,吟诵着“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乡愁缭绕中,尘世渐远,岁月绵软而悠长,心中弥漫着田园生活的清苍疏旷和恬淡悠然。

乡村五月

□黄玉文

五月,风变得燥热
田垄开始新一轮换装
金黄油菜放低姿态
委身镰刀箩筐
颗粒饱满菜籽挤进晒场
黑亮眼睛看见了老农会心的笑
五月,太阳开始燃烧
育秧房里的秧苗出嫁了
一头壮硕铁牛唱着歌
同农家大哥比插秧
蓝天碧水间多了婀娜秧苗
田畴绿意茫茫
五月,枇杷园笑声飞扬
金灿灿果子缀满山坡
满树硕果飘来悠悠清香
蜂蝶雀儿也来凑热闹
采摘游客挑肥拣瘦
果园主家心欢喜畅
五月,农家小院野花香
旧砖房变成了新别墅
喷泉池置换了丝瓜架
红鲤鱼享受着山泉水
树荫下老奶奶洒水扫地
安乐惬意花儿盛开在脸上
五月,坡上青草肆意生长
闲暇牛儿四处张望
放学回家的牧童忘却了竹笛
却把一纸风筝放飞到天上
线头上滑翔风信子
放飞遨游太空的梦想

多彩綦江城

□胡光银

夜幕降临綦江城,
湖光山色自辉映。
碧水蓝天如画卷,
万家灯火胜繁星。

岸上楼宇水中呈,
形影相伴两难分。
生态綦城今更美,
五彩斑斓好温馨!

乡村路

□周宗达

致富乡村路,振兴治山河。
鸡栖青山绿,鱼游泛清波。
破除旧房屋,修造新居所。
建设新农村,创新在起步。

